



William Shakespeare

诗体插图珍藏本莎士比亚作品集

安东尼  
与克莉奥佩特拉  
*Antony and Cleopatra*

方平 译



William Shakespeare  
诗体插图珍藏本莎士比亚

#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Antony and Cleopatra*

方平 译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cursive script, appearing to read "William Shakespeare".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 (英) 莎士比亚(Shakespeare, W.)著; 方平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3

(诗体插图珍藏本莎士比亚作品集)

书名原文: Antony and Cleopatra

ISBN 978 - 7 - 5327 - 7187 - 5

I. ①安… II. ①莎… ②方… III. ①悲剧-剧本-

英国-中世纪 IV. ①I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0567 号

William Shakespeare

**ANTONY AND CLEOPATRA**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英] 威廉·莎士比亚 著 方 平 译

责任编辑/冯 涛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8 插页 5 字数 78,000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7187 - 5/I · 4363

定价: 2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 - 59226000

诗体插图珍藏本莎士比亚作品集

*William Shakespeare*

- 《驯悍记》 The Taming of the Shrew 方平 译  
《仲夏夜之梦》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方平 译  
《捕风捉影》 Much Ado About Nothing 方平 译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方平 译  
《第十二夜》 Twelfth Night, or, What You Will 方平 译  
《威尼斯商人》 The Merchant of Venice 方平 译  
《皆大欢喜》 As You Like It 方平 译  
《罗密欧与朱丽叶》 The Tragedy of Romeo and Juliet 方平 译  
《哈姆莱特》 The Tragedy of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 方平 译  
《奥瑟罗》 The Tragedy of Othello, the Moor of Venice 方平 译  
《李尔王》 The Tragedy of King Lear 方平 译  
《麦克贝斯》 The Tragedy of Macbeth 方平 译  
《雅典人泰门》 The Life of Timon of Athens 方平 译  
《居里厄斯·恺撒》 The Tragedy of Julius Cæsar 汪义群 译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Antony and Cleopatra 方平 译  
《亨利四世》(上下篇) King Henry IV 吴兴华 译 方平 校  
《理查三世》 The Tragedy of King Richard III 方平 译  
《冬天的故事》 The Winter's Tale 张冲 译  
《暴风雨》 The Tempest 方平 译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 The Sonnets 屠岸 译

## 前　言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这一气势雄伟、色彩浓艳的悲剧，大约写成于 1606 年，正当莎士比亚的艺术才华达到巅峰状态之时。早在十九世纪初，诗人柯勒律治就把它看做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外的第五个伟大的悲剧（是四大悲剧的“强大的对手”）<sup>①</sup>。全剧出场的人物共有三十四个，齐斯默说：“即使其中最低微的人物，出言吐语似乎亦满带诗情。”<sup>②</sup>赫兹列特说得更妙：“剧中人物在呼吸着，行动着，生活着，莎士比亚并不是在那儿设想他笔下的人物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而是他一下子化身为人物，说他们该说的话，做他们该做的事。”<sup>③</sup>

至于活跃在舞台中心的女主人公，更是受到评论家们的称道。西松说：“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所创造的男性中最伟大的角色，正像克莉奥佩特拉比起他笔下的其他女性，显现出远为高大的形象。”<sup>④</sup>克莫特说：“莎士比亚所创造的最伟大的女性形象，克莉奥佩特拉当之无愧。”<sup>⑤</sup>勃拉德莱把她列入哈姆莱

特和福斯塔夫的行列<sup>⑥</sup>，而我们知道，后二者代表了莎士比亚人物创造的最高成就，是两个不朽的典型人物。

莎士比亚在一系列优秀的剧作中，提出了人文主义的新的人生观、伦理观和进步的理想。而这个悲剧中所表达的是非爱憎，可以看做是剧作家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新的探索和发展。

戏剧一开始，埃及宫廷中就在议论着：他们的统帅这么地迷恋埃及女王太不说话啦，没想到他甘愿充当风箱“去扇凉那吉卜赛骚娘儿们的欲火”！

这是十分尖刻的批评，这可说是群众给他立下的口碑，也是群众举起的一面镜子。安东尼还没搂着他的情妇上场，我们先从这面镜子中看到了他的不光彩的形象：

当今世界的三大台柱之一，现在  
却变成给娘子玩弄的傻瓜了。

在艺术手法上，这个悲剧的这一特点很值得注意，人物性格的展开并不完全建立在主人公的自我表现上。在许多场合，我们是通过众人的眼睛看到安东尼和埃及女王的。在埃及的宫

---

① Coleridge: Essays and Lectures on Shakespeare (1930), p. 97.

② D. Zesmer: Guide to Shakespeare (1976) p. 364.

③ W. Hazlitt: Characters of Shakespeare's Plays, p. 73.

④ C. Sisson: "Shakespeare: the Complete Works" (1953), p. 1125.

⑤ 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 (1974), p. 1346.

⑥ Bradley: "Shakespeare's Antony and Cleopatra" (1901), 载 Casebook Series, p. 80.

廷中，在罗马的政治世界中，大家都在议论这两个中心人物，人人都发表他们的意见。有批评，有讥嘲，也有惋惜、赞美。结果，莎士比亚呈现给观众的是在不同视角下的、带着不同主观色彩的、获得不同评价的安东尼和埃及女王。

这个戏剧中的众多人物，就像树立在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前后左右的一面面镜子。欧洲古代史上的这一对风流人物来到这个悲剧中，一举一动，包括他们的爱情，都产生无数的投影：有重叠、有呼应、有冲突。最有意思的是在同一面镜子中，最初反映的形象和后来反映的也前后不同，起了很大变化。这样，人物的性格不断地在我们眼前变化着、开展着，我们对于男女主人公的认识也不断在深化。正因为这是多面体的、有深度的人物造型，所以很难对他俩作出一言以蔽之的全面评价。

现在，在他部下的这面镜子中，声势煊赫的罗马的政治家和军事领袖黯然失色，毫无尊严可言。“给婊子玩弄的傻瓜”，这话多么刺耳！我们常说：“先入为主”，这第一个印象非常重要，而莎士比亚却并不顾惜他的主人公，让坏名声走在他的前头。安东尼的人格起点很低。

安东尼有双重身份，既是位高权重的政治家，又是一个死心塌地的爱情的俘虏。两者是相互冲突的。现在他竟然公开宣布：让罗马溶化在台伯河里，准备和过去的政治家安东尼就此告别。“我的天地在这里”，他只想终老在温柔乡。难怪他的老部下看在眼里，十分痛心，叹息道：“他不成其为安东尼了！”

他第二次出场，和罗马使者边走边谈，女王没有在场，他

头脑多少清醒些。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安东尼也有他的内心矛盾——作为政治家的安东尼和作为情人的安东尼在他内心作斗争。这是理智和感情的斗争，这一回，理智占了上风，他有些醒悟了，向自己发出警告：

这牢固的埃及镣铐我必须挣断它，  
再迷恋下去，就毁了我自己。

风云突变的军事形势，重新把安东尼推上了政治舞台。安东尼凭着他的威信和才干，在跟敌对的军事集团的谈判中取得重大的胜利，把正在逼近罗马的一场政治风暴消弭于无形。为了拉拢他，恺撒把妹妹嫁给他。在这个戏剧中，此时此际的安东尼来到了他政治生命中的顶峰，他再一次显示出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

万万想不到的是，正当他重振旗鼓，仿佛另有一番作为的时候，忽然从他心里冒出这么一段话：

我要回埃及去。尽管为了和解，  
我缔结了这门亲事；可我的欢乐  
却是在东方啊！

重返埃及，他就此走上了一条下坡路，他的事业一落千丈。失败、耻辱、灭亡，都在等待着他。

也并不仅仅是由于迷恋女色才导致他的海军的覆没。他的

老部下、老战士都恳切地向他提出：在海上和恺撒决战是不利的。可是安东尼却因为恺撒“在海上向我挑战”不愿根据自己较强的陆军实力制订作战方案，而轻率地选择了对他不利的海上作战。他死抱着传统的军人荣誉观，把拒绝对方挑战看做怯懦的行为，丢脸的事。反过来，安东尼曾经要求在陆地上跟恺撒一决雌雄，要求跟他单人决斗，恺撒却因为这些挑战对他不利而断然拒绝。他只考虑怎样在军事行动中争取有利的地位，绝不让荣誉观念来干扰他的制订作战计划。

因此可以说，安东尼在海上的惨败，不仅是迷恋女色的安东尼的失败，也是只知道逞匹夫之勇、猛拼猛杀的旧一代军人的失败。在时势造成的一代新人面前，作为军事领袖的安东尼的局限性，完全暴露出来了。

在海上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安东尼这个曾经“玩弄大半个世界于掌心”的巨人，他的政治生命可说已告结束了。本来统治着大半个世界的他，现在只有一个身份了：爱情的奴隶。埃及女王像一个闯了祸的小女孩，流着泪向安东尼讨饶：“原谅我，原谅我吧！”安东尼这样安慰她道：

别掉下一滴泪；你一串泪珠中的一滴  
就抵得上我赢得而又失去的那一切。  
给我一个吻吧。

现在，埃及女王的怀抱就是他最后的王国，他的生命意义全在其中了。可是强大无情的恺撒好像是可怕的命运，在粉碎

了他的政治王国之后又毫不留情地要摧毁他的爱情王国了。他派出使者用花言巧语去拉拢埃及女王；恰好让安东尼看到：埃及女王正伸手给使者亲吻。这一强烈的刺激使他感到脚下的立足点在动摇；毁了他的小小的爱情王国就是毁了他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他那像怒狮般的咆哮是可怕的。倾盆大雨般的辱骂降落到了埃及女王的头上，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当初他遇见她，她只是“过世的恺撒他盘子里的冷饭残菜”罢了。

莎士比亚对于他笔下的主人公一点也不护短，甚至没有一点顾惜；让他在这场戏里出丑出个够。当安东尼把什么脏话都骂出口时，他也是在自我讥讽，糟蹋自己的形象。抛弃了一个王国，只是为了一个“破鞋”，他自己脸上还有什么光彩呢？安东尼的形象一落千丈，堕落到这个地步，已经不能再堕落了。他的一生可说是失败的一生，毫无意义的一生，因为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了，连情人安东尼也不是了。

可是莎士比亚是一位心胸宽广的人文主义剧作家。他不准备把安东尼一笔抹杀。安东尼曾经从罗马派人给埃及女王送去一颗珍珠，致辞道：“那坚定的罗马人向伟大的埃及女王献上这一颗蚌壳里的珍宝。”

现在，把安东尼和埃及女王的一段史迹写成一个惊心动魄的悲剧，就像一个采珠人——从外表粗粝的蚌壳里发现埋藏着晶莹光泽的珍珠。这光泽的珍珠就是莎士比亚所发掘的人性美的象征。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从安东尼的政治王国的废墟上站起来这么一个失败了的但是富于人情味的政治家。莎士比亚按照

他的认识，似乎要告诉我们：权势——作威作福的政治权势，和正常发展的“人性”是不能相容的。在莎士比亚的另一个悲剧《李尔王》里，李尔王这个专横的暴君就是这样，他是在丧失了他的统治地位，被赶出了宫廷，流落在民间之后，才恢复了“人性”，开始懂得了爱的意义。

一旦在政治舞台上倒下之后，失势的安东尼在对待他的部下和侍从时，显示出他懂得了珍惜人和人之间的感情的交流，意识到他们和他是同样具有人格的人，他和侍从们一一握手：“把你的手给我，你为人一向忠心耿耿——他也是——你——还有你——还有你。”他甚至流露出那样一种思想，那是趾高气扬的小恺撒绝对不可能在他侍从面前表达的：

我但愿自己能化身为这么多人，  
而你们大伙儿，合而为一个安东尼；  
那我就可以为你们尽点心力了，  
就像你们曾经尽心侍候过我。①

主人和他的仆从们可以对调一下地位，主人也可以倒过来侍候他的仆从，这种带有民主色彩的思想，安东尼过去是没有的，更不用说小恺撒了——他总是奴隶主般把他的部下仅仅看做可以供他驱使的工具罢了。

在安东尼轻率地决定海战之前，曾经有一个老兵规劝他不

---

① 见第四幕第二景。

要在海上作战；现在他再次出兵，决心阻击敌人，又遇到了那个忠诚的老兵。安东尼一眼认出了他，跟他提起了前事：

只恨当初你和你那一身伤疤  
不曾使我听从你，在陆地上作战！

一个主将能向他的兵士说出这么两句话是很不寻常的，安东尼既表扬了老兵的忠诚、战绩（一身伤疤），又把部下当作战友，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误，那说话的声调中有着不容怀疑的诚恳。

表现得最有戏剧性的是他跟部下艾诺巴勃斯的关系。艾诺巴勃斯是安东尼的亲信，他看到主子实在太不争气，怀着恨钢成了铁的绝望心情，背弃了安东尼，投奔到敌人的阵营去。安东尼听到他的叛变，说了这样一句话：“唉，我的命运叫忠心的汉子变了节！”

他完全理解艾诺巴勃斯出奔时的痛苦心情，没有一句谴责的话，他还是用平时的眼光看待这“忠心的汉子”。他吩咐快把艾诺巴勃斯留下的钱财全都给他送去，还由他亲笔签名附信问候：“希望他今后再没有理由要另换主人了。”

这句话里有这样的意思：一个愧对自己部下的主将没有权利要求部下的绝对忠诚。他把上下级看成一种相对的关系，并非绝对的关系。因此他要用温暖友好的话去解除逃将的思想负担。身败名裂的统帅却显示出了一种宽宏的胸怀。

投奔到恺撒阵营的艾诺巴勃斯亲眼看到了新旧两个主子的

不同——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对比。他后悔了。他决不愿意帮敌人去打安东尼，他要去找一条最污秽的泥沟了结自己的残生。一直批评安东尼的艾诺巴勃斯，临死的时候却一声声呼唤着安东尼：“安东尼啊，你有多么的高贵，就越发显得我这叛徒有多么丑恶！”

艾诺巴勃斯的死，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安东尼的形象。安东尼是一个彻底失败的政治家，但是在这个失败了的政治家后面却站起了一个富有人性的人；他懂得了珍惜人和人之间感情上的交流，甚至把统帅和普通兵士的距离缩短成两个战友之间的关系。正是这一个政治上失去了权势而人格上发出了光彩的安东尼，在我们的心目中站了起来，成为一个大悲剧中的主人公。

他在埃及女王的怀抱里闭上了眼。在安东尼的沉浮荣辱的一生中，本是交替出现着他的两个身份；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个曾经干下轰轰烈烈业绩的罗马统帅已抛弃一切，为了爱情死而无怨。爱情是他作出的人生的最后选择。

埃及女王身上有许多缺点，莎士比亚看得非常清楚，也无意为她护短。但是一个艺术家的道德意识和体现他的审美意识的形象思维并不总是一回事；而一部作品的艺术性内涵也并不总是能完全纳入道德化的思考范畴。为了赋予埃及女王这个妖艳的女性形象以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莎士比亚可说使出了浑身解数，而并不问一下，在这样一个不太体面的尤物身上倾注他的巨大的艺术才华是不是浪费。他喜爱他的埃及女王，可说

是“爱而知其过”。把他创造的这一个女人送到观众面前，要他的观众同样感染到这种喜悦，为埃及女王而笑，为她而悲痛——你还没来得及跟理性商量该不该喜欢她，先就给她的艺术形象迷住了。

前面说过，安东尼有双重身份：政治家安东尼和作为情人的安东尼。埃及女王却只容许他一个身份：永远做她身边的爱情的俘虏。她不仅把安东尼的妻子——在罗马的富尔维雅看做她的情敌，就连政治家安东尼也被她看成了情敌。她用尽心计要安东尼在她的花天酒地的埃及宫廷里乐不思蜀，要安东尼为了她而把罗马整个儿都忘了。

在成天追求欢乐的埃及宫廷里，忽然闯进了罗马的使者，是告急而来。埃及女王立刻警惕起来，她决不容许罗马的政治世界把她的安东尼从爱情王国里夺过去。她立刻加强她的“思想工作”，因此很有意思的是，他俩一上场，我们就听到在进行着一次“爱情的拷问”——拷问安东尼对她到底忠诚到什么程度：

要是真算得上爱，告诉我，有多深。

可以量深浅的爱，未免太贫乏了吧。

我要立个界限，爱我能爱到多远？

罗马的使者可以拒绝接见，但是罗马的严重局势却挟着一股极大的冲击力量而来，不容许任意挡驾。安东尼的迷梦终于被惊破了。他下了决心：必须赶快回到罗马的政治世界去。

他前来向她告别了。为了讨得她的一声“你去吧！”说了许多非走不可的理由；为了使她放心，又把妻子的情况告诉她：“富尔维雅死了。”丈夫提到妻子去世，竟然这么平淡，这么不动感情，只有那么一句话，应该让埃及女王感到满意了吧——她心里完全明白，那不近人情的冷淡，是因为安东尼的那颗心完全被她抓过去了。

安东尼说了一大堆话：罗马的紧张的政治局面，紧急的军事形势，她明显地表示不爱听。罗马这一个政治世界她一点也不了解，也一点不想了解；她让安东尼唠叨了半天，她一无反应；可是一听说“富尔维雅死了”，那反应却是十分敏捷，十分强烈。

她立即转过身来，和安东尼脸对着脸。她第一件做的事，细细察看了对方的眼膛——果然是干干的，和干巴巴的语气完全配得起来。这应该使她满意了吧？不，她还不能放心，难道安东尼在内心深处连一丝一毫夫妇之情都没有了吗？当真被她埃及女王的浓艳的恋情榨干了吗？会不会是安东尼在哄她呢？她故意装出拒绝相信的神气，试探一下：

尽管年龄改不掉我的痴痴癫癫，  
倒是去掉了我的幼稚：听什么，  
就信什么。富尔维雅能死得了吗？

安东尼的回答还是那么平淡、干脆：“她死了，我的女王，”而且交出罗马的来信作证。她却忽然猫哭耗子，假慈悲

起来，故意责备安东尼不该那样无情无义：

最没良心的男人哟！  
本该盛满了  
悲哀的泪珠的一双水晶壶在哪里呢？

她是决不容许安东尼的眼眶里有一滴泪痕的，然而却偏要为此而责备对方，故意把安东尼对妻子的无情扭曲为对她自己的无情。

现在我看清啦，看清啦，富尔维雅死了，  
只落得这么个光景，将来我死了，  
也无非这回事罢了。

不管安东尼一遍又一遍表白自己的心迹，总是不能博得她的满意，称许，她总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委屈的、听信了花言巧语的可怜的痴心女子。在爱情的王国里，他俩分明不是处在平等的地位上，她是女王，有权要求她的臣子绝对忠诚，她只是责问：你贡献给我的爱情就这么一点儿吗？而她自己却不必作出任何应诺。

安东尼在他难得清醒的时刻，也想要挣断“这牢固的埃及镣铐”；而女王怎么也不让她的俘虏从她的掌握中挣脱出去，格外加强她的束缚。她施展出浑身解数，她把女性的一颗心、整个灵魂都投进去了。结果那柔韧而坚强的无形镣铐在把对方

锁住的同时，把自己也紧紧捆绑住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主宰和她的俘虏，谁也别想摆脱谁。她的生命中少不了安东尼，就像安东尼舍不下这条“尼罗河的花蛇”。

一旦安东尼离开了埃及，剩下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她顿时感到生命中出现了一大片空白。她像热恋中的姑娘，沉浸在远方的思念中。她和安东尼的关系开始转变过来了。她不再高高在上了，受崇拜的不是她，而是她的英雄安东尼了。

埃及女王简直是不可捉摸的。随着剧情的发展，她每一次出场，都显示出她不同的精神面貌、不同的情绪，有时在一场戏里，她的情绪也在不断起伏变化。她尊贵、骄傲，像一只艳丽的孔雀；又是狡猾、柔媚，像狐狸、像猫咪、像花蛇。当她听到安东尼在罗马已和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她倾泻在可怜的报讯者头上的那一腔怒火是可怕的。她拳打脚踢，已忘了自己是个女王，已不像一个女人，简直是一头受伤的母狮在大叫大吼！

在海战前夕，她硬要替安东尼制订作战方案；双方交战，她非要亲自上阵不可，结果招来了海军的覆没。安东尼的一世英名固然随风而去了，女王的骄宠和自信也完全丧失了。她来到安东尼面前，只会低声下气地乞求宽恕。即使安东尼向她承认：“我这颗心是用缆绳缚在你的舵上，”她也还是只有一句话：“原谅我，原谅我吧！”再不敢分辩一句话。

匍匐在安东尼脚下，流着眼泪，知错认罪、接受安东尼安慰的克莉奥佩特拉，和当初像爱神般接受崇拜的女王形象完全不一样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对调过来了。从此以后，对于安东